

情人节J.B



若是没了心灵的震颤，
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她略带哀伤地回答。
我搂着她的肩膀，
发现我们始终无法彼此温暖。
不过我没有悲伤，
因为我也早就失去了心灵的震颤……



沙尘暴来的时候，我刚刚睁开眼睛，窗外传来风铃的响声，似乎在楼上，在楼下，也许就在我家的阳台上，总之它无处不在。那是一种淡紫色的声音，是的，淡紫色的声音。她喜欢用颜色来描述一切纤细的感觉。我从床上爬起来，身上还残留着六神花露水的香气，屋子外面升腾起黄色的雾，眼前的景物似乎都模糊起来，我的心绪不知道为什么也纷乱起来。我在桌子上拿起一支大前门，把它叼在嘴里，却不点燃，任凭烟草的清香从唇边慢慢渗透进身体里。

她仍旧睡在我的身边，昨夜的一切似乎从未发生，只有略显凌乱的床单似乎还残留着一些模糊的记忆。不过这记忆也是若有若无，就好像她的吻一样，轻柔缥缈，仿佛偶然落在花蕊上的蝴蝶。

我站起身来，伸出右手在CD架子上随便挑了一盘，放进昨天刚刚拆封的AIWA CD机里，轻轻地按下PLAY。她曾经说过，喜欢我收藏的每一盘CD，那种闭着眼睛随意在CD架里选出一张，就是自己所中意的声音，这样的感觉是“深绿”色的。她这样说。

开头照例是盗版CD特有的噪音，我喜欢这种噪音，每到这时候我就会感受到对未来渺茫的期待，深知我喜欢的声音一定会到来，并且不需要等太久。

HOU-BAOLIN的声音缓缓地响起，在整个房间里展开来，在这样的清晨，他的声音融合进空气之中，契合无间，像风一样在房间里流动。HOU-BAOLIN的中文名叫做侯宝林，不过我还是喜欢用拉丁字母来称呼他，而且只买他与GUO-QUANBAO——中文名叫做郭全宝——合说的相声，这也许是一种偏执吧。无论是刘宝瑞，还是马三立，始终无法比较。

这时候她睁开了眼睛，看着我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她很久没有在HOU-BAOLIN的相声中从梦中醒来，因为没人放给她听。

我也笑了，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同时感觉到一股奇特的香水味道。这不是六神，比起“六神”的热情，这种味道更为矜持阴郁，而且夹杂着一丝幽幽的神秘感，我确信我在哪里曾经闻到过。

于是我松开她的肩膀，慢慢地蹲下去，从床的下面小心地拿起一盒已经燃烧殆尽的蚊香，最后一缕青烟正袅袅地飘着，在它身边散落着一些小蚊子的遗体，就好像秋天的法国梧桐树叶一样，满地皆是。

通常在这样的天气，我都会在上班的途中路过的DJ BAR买一杯DJ喝。我绝不喝袋装的速溶品牌，而BAR的老板用DJ机和新鲜的DJ豆亲手磨出来的DJ有一种天然的

清

香。或是因为亲

手磨制的缘故，这清香中还有

丝淡淡的忧郁。老板也是HOU的FANS，所以

我每天都会特意早起半个小时，去那里叫一杯DJ，然后坐在高背椅上一面啜饮一面enjoy“Hou”那低沉阴郁的相声。

我和她的相识就在DJ BAR，那时她穿着深绿棉袄，大红棉裤，头上扎着镶花边的头巾，手里握着一碗散发着清香的DJ，在BAR来往人群中仿佛一只孤高的天鹅。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到她时，心里竟是一阵莫名的触动，她的身影回荡在瞳孔里，似乎让我心里的某一部分消融。

我走过去，坐在她的旁边，对老板说：“一杯DJ，加一点SALT，不要SUGAR。”她转过头来，看着我这个邻座的男人，居然笑了。

“你也喜欢SALT DJ？”

那时候正是HOU的两段相声的间隔，BAR里一瞬间陷入微妙的沉静，我点了点头。

“对于一颗破碎的心，既然无法粘合，索性就让它消融吧。”

她又笑了，笑容在DJ蒸腾的热气中是冰蓝色，我觉得。

“老板，来两碗豆浆，一碗甜的一碗咸的。”我们的身后有人大声喊道，我们两个人同时无奈地摇摇头，习惯了“DJ”的叫法，豆浆这个词是如此的刺耳，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不出去走走么？”我对她说。距离上班的公车抵达还有5分钟。

她躺在我的怀里，我双臂搂住她，她的红棉袄和我的棉布坎肩就躺在我身下，HOU的相声仍旧回荡在房间里。

“起来吧，我们去喝DJ，加SALT，不加SUGAR。”

我俯下身子，把嘴唇凑到她的耳边，轻轻地吹气。

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森冷都市的人来说，早晨的一杯DJ格外温馨，对于生活的情调，也就格外地偏执。对于爱人，何尝不是如此，我已经错过一次，所以对于她，我异常地小心。

“这样的天气，不适合喝DJ呢……”

她凝望着窗外呼啸的黄沙，眼眸里有一丝痛苦的迷惘。“我们去吃JB，今天是情人节，就让它与众不同吧。”

我记得她曾经说过，DJ是浓郁的橘黄色，而JB则是海的深蓝，这些都是紧锁在她回忆深处的颜色，就像我。

两个身体上彼此依靠，心灵上却彼此紧锁的人。

在这个黄沙的情人节，我们去吃蓝调的JB。

JB的全称叫Jian · bing · guo · zi，中文名叫做煎饼果子。她对这个相当挑剔，只在东街胡同口一家叫“红双喜”的JB BAR去吃。那里对于她，似乎有着纪念碑或图腾式存在的意义，我们彼此的结合似乎是会让彼此更加孤独无助。

我们一起走出屋子，我仍旧叼着大前门，她仍旧穿着红棉袄与绿色的棉裤，只是用头巾包住脸，看上去她纱巾下的表情是那么不可捉摸。

她说过，她喜欢1980年款的飞鸽，那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贵族气质；然而我只有一台继承自父亲的28加重，黑色的厚重，她说看到它时，会感觉整个身体都异常沉重起来，像是黑云一样郁结在心头，难以呼吸。所以，28加重被我放进车库，开着从朋友那里借来的1983年款永久，她坐在后座，两个人都沉默着，只有车冷冷地向前移动。去年的情人节，我一个人过。

其实每年我都是一个人过，只是今年的心绪与前略有不同。往年的这个时候，我总保持着一种对未来的期待，总以为会有这么一年的今天，会有一个人和我共享这煎饼的芬芳。而去年，我则是品味着“失恋”青涩果实迎来这一天的到来。我的爱情之花终究凋谢得太早，没有等到节日的祝福，就枯萎了。

所以，对于我，那是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这句话滥俗、古老且缺乏创意。然而句子本身所具备的巧妙修辞却准确地散发出混杂哀伤与无奈的气味，简洁的语法结构昭示着一个简洁的逻辑：我喜欢她，她不喜欢我。仅此而已，这道理岂非很简单？简洁明了一如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后者改变了整个世界，前者则彻底改变了整个我。西方大哲在一粒砂中看世界，东方大贤在一朵花里窥天国，而我又看到了什么呢？

我将思绪收回来，回头望了望她，她正看着两侧向后退去的小贩出神。

来到JB BAR，老板是个30岁左右的中年人，头发散乱，胡子剃得很干净，一袭白色的长袍颇为利落。据她说，这里的JB相当考究，面粉是选用的天津小站麦，昨日的新鲜鸡蛋，

油条也用Aomiao洗衣粉特别浸泡过。她特别喜欢将面糊摊在锅面的一刹那，那一瞬间会令她开朗很多，JB毕竟不是蓝调的产物。

“两位要些什么？”老板问道，同时把手里的Dashao晃了晃。每一样食品都有其自我的器具，就好像COFFEE豆机之于COFFEE，DJ豆机之于DJ一样，对于JB来说，Dashao（也许应该叫“大勺”吧，不过这个单词的微妙寓意很难用中文来表达）也就意味着一个JB BAR的品位与风格。她说她当初就是为了这把Dashao而着迷的。

“两个JB，谢谢。”我回答说。老板点点头，娴熟地用Dashao在面盆里舀起一勺乳白色的面糊，手腕轻转，面糊像是有生命一般，一下子从大勺流泻出来，均匀地平摊到黑色的

锅面之上，随即被一把精致的小推子推成一个优雅的圆形。那种从容不迫的流动，让我想起BEIJING Opera《Strategem of empty city》里的Kung-Ming。难怪她会，看着一个JB的诞生，心情会开朗很多。

“今天是情人节吧，这样的天气，总令人很感伤呢。”老板一边拿铲子翻弄着JB，一边低头说道。

“其实也不过是普通的一天罢了，若是没了心灵的震颤，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她略带哀伤地回答，我搂着她的肩膀，发现我们始终无法彼此温暖。不过我没有悲伤，因为我也早就失去了心灵的震颤，只剩下DJ和JB还有HOU的相声，在我里面。

我的前生是十六世纪法国的贵族女子，就住在枫丹白露，每天要吃很多的JB昨晚我和她躺在床上，她这样喃喃地说，然后我微笑，把灯关掉，开始亲吻她。

老板拿起刷子，在盛满了酱的瓶子里搅了搅，然后涂抹到已经凝固的煎饼上面。我注意到，他刻意涂出一个心形，于是在黄白色的JB上，就有了一个心，但那又是象征着什么呢？

“情人节该有情人节的礼物呀，无论是谁。”老板将一根油条放进JB，然后熟练地卷起来，煎饼并没有破损，那个酱色的心还在那里留着。老板把它递给她，她想了想，然后又递给了我。

“情人节快乐。”

她似乎露出一丝笑意，我欣然接过。

我们两个就坐在JB BAR的马路边上，将两个煎饼一点一点地吃完。当我们再度抬起头的时候，彼此都明白想要说些什么。

“多谢你的情人节礼物。”“那么，再见了。”

两句简短的对话，为我们两个尘世里偶遇而又分离的人做了最后的呼唤。

她的背影逐渐离去，大红棉袄与绿色棉裤慢慢消失在黄沙里。我面无表情地将最后一块煎饼咽下去，从怀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那根大前门。

她也许真的爱我

我也许也会爱他

但是DJ也罢，JB也罢，HOU的相声也罢

全都无法穿透这层细腻的黄沙帷幕

沙子静静地从天上落下

静静地落在我的身上

烟草的香味消失了，散发出令人郁闷的刺鼻烟雾，我扯了扯自己的棉布坎肩，将大前门从嘴里拿出来，无力地松开手，烟蒂悠然落地。

戴着红袖章的人走过来，向我要5元的罚款，我看着那红袖章，想起了她的红棉袄。我转身狂奔起来，那红色像是她的眼眸，我只想躲藏，回避，越远越好。

当我一口气跑回家，红袖章被我甩掉。我走进卧室，颓然地蜷缩在床边，开始哭起来。

因为我想起来，那两个心形的情人节煎饼，忘记向老板找零。

